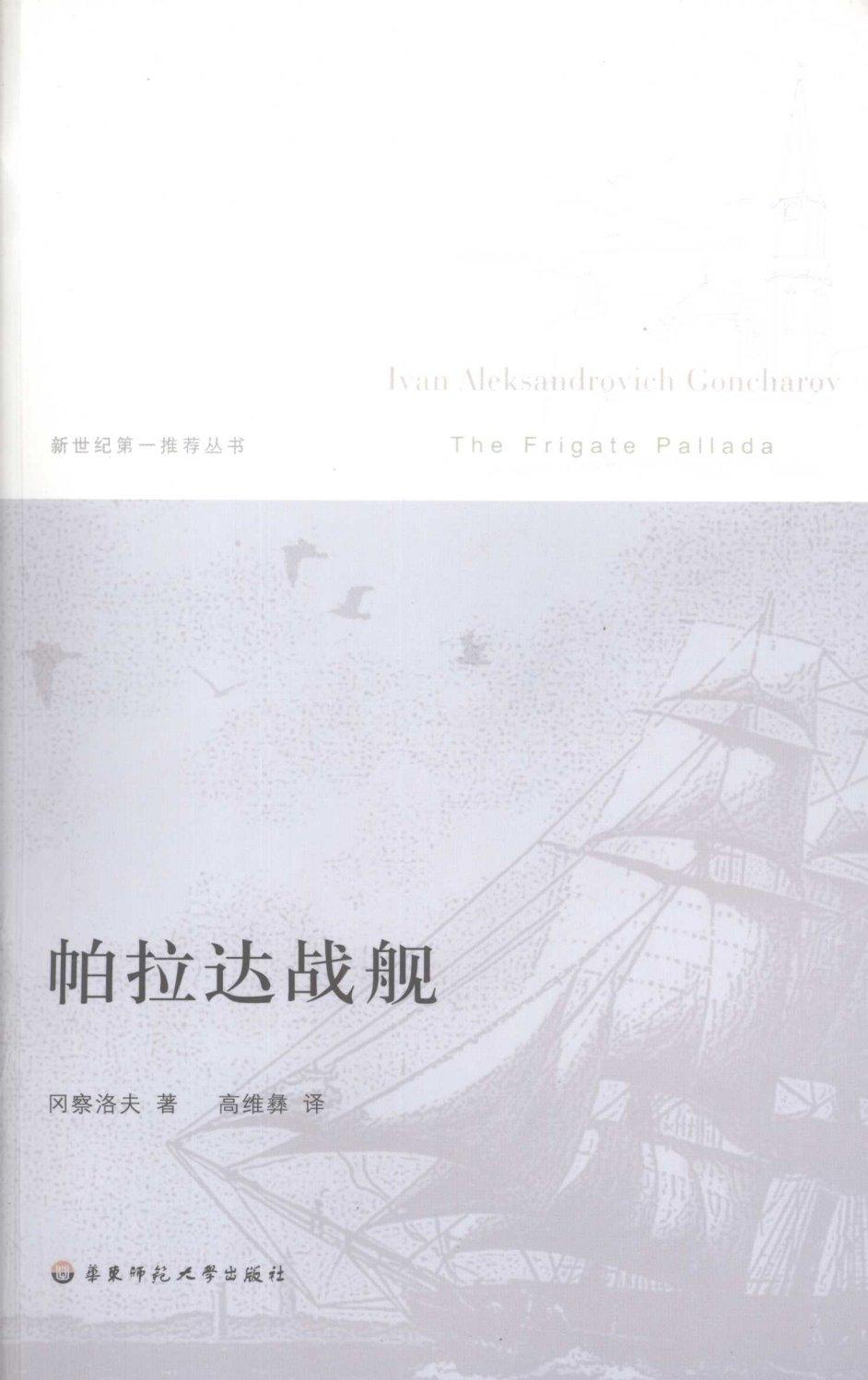




Ivan Aleksandrovich Goncharov

The Frigate Pallada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帕拉达战舰

冈察洛夫 著 高维彝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van Aleksandrovich Goncharov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The Frigate Pallada

帕拉达战舰

冈察洛夫 著 高维彝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帕拉达战舰/(俄)冈察洛夫著;高维彝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ISBN 978-7-5617-5735-2

I. 帕… II. ①冈…②高…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900 号

新世纪第一推荐丛书

帕拉达战舰

(俄)冈察洛夫著
高维彝译

主 编 顶纯丹
策划编辑 河 西
文字编辑 盖 冕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35-2/I·401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编的话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新世纪初,我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的时候,曾经策划了一套丛书,总名为《第一推荐丛书》。策划此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要从小中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向广大读者推荐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其中可以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散文诗,原则上每一位作家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

当时,我们雄心勃勃,计划出版 100 种,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的鼎力支持,并欣然为之写序。诚如施老所言:“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幸运的是,丛书第一辑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出版了三辑之后,整个出版计划就搁置了下来,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多年之后重新和我探讨这套书的出版事宜,有些书稿在我手中已经积压了多年,译者也多半以为没有出版的希望,断了这个念想,如今则柳暗花明,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努力的结果。

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一乃是为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二乃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能广罗珠玑，挖掘那些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现在加上“新世纪”三字，则以示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三辑丛书的区别。

《第一推荐丛书》前三辑书目如下，以供参考，也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向读者奉献一朵朵充满魅力的文学小花：

第一辑：

纪伯伦《先知全书》

布封《奇妙的生灵》

德富芦花《自然与人生》

法布尔《昆虫世界》

第二辑：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

恰佩克《海国风情》

都德《磨坊信札》

普鲁斯特《一天上午的回忆》

第三辑：

蒲宁《耶利哥的玫瑰》

惠特曼《怪人日记》

韩波《彩画集》

拉封丹《传世寓言》

项纯丹

2008 年 1 月 14 日

目录

主编的话 __ 1

远航的诗意 __ 3

大西洋和马得拉岛 __ 75

航行在大西洋的热带(致别涅迪克托夫的信) __ 118

在好望角 __ 151

卡普施塔特 __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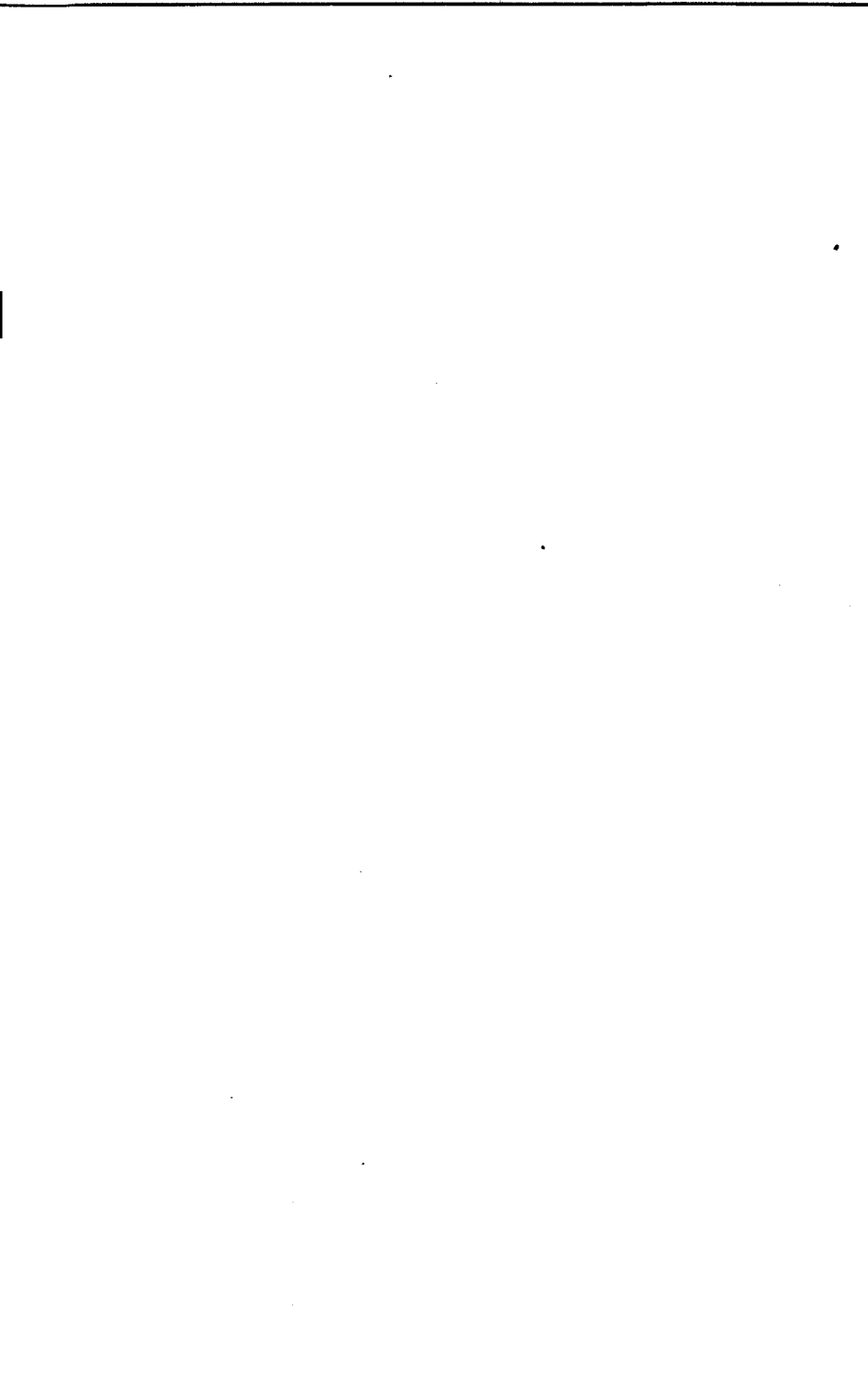
卡普施塔特移民区 __ 188

从好望角到爪哇群岛 __ 271

新加坡 __ 287

小笠群岛 __ 324

航海趣闻



远航的诗意

我感到很惊讶,你们怎么会收不到我 1852 年 11 月 2 日在英国写的第一封信和同年 11 月 14 日在香港写的第二封信。这些地方对信件的关注,就像关心新生儿的命运一样。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信件是最珍贵的,它经过数千人的手,通过陆路、海路,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只要收信人活着,信一定会到他手中,反之,如果收信人已死去,或是已离去,信件必定会返回给寄信人。莫非我的信在大陆、在丹麦或者普鲁士遗失了?但是,现在为这些小事去刨根问底已经没意思了,还不如重新再写……

您是否想知道,我所了解的大海、海员、丹麦和瑞典的海岸以及英国的情况?您想了解,我这个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肯走出家门的人,怎么会突然离开自己的安乐窝,来到那不平静的海洋?像你们一样娇生惯养的我,怎么会突然决定抛弃安逸的城市生活,而去过不安定的海员生活?平时,如果房间里闯进了一只苍蝇,在天花板和窗户之间嗡嗡乱飞,或者有只老

鼠在抓墙角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就睡不着；如果有风吹进窗户，我就赶紧从窗旁走开；当道路坎坷不平时，我就会臭骂这讨厌的道路；为了能按时上床睡觉，我会借口路太远而拒绝到城市的另一头参加晚会；如果汤里有一点烟熏味，或是食品炸得过头了，或是水有点混浊，不像水晶那么清澈……我就喋喋不休地抱怨。然而，我突然出海了。

“您在那儿将怎么行走啊？您会晕船的。”人们这样问我，他们认为，如果不在某个熟悉的制造工匠那儿订马车，就会晕车。亲友们向我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诸如：“您将怎么睡觉？吃些什么？和陌生人怎么相处？”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就像看一个注定要受到鞭笞的可怜人一样。看得出，所有没到过海上航行的人，脑子里保存的仍是库珀^①的古老小说或是马利埃特的故事中描写的可怕的情景：船长残酷无情，把乘客用铁链锁着，对下属更残暴，甚至把他们吊起来；提到海洋，他们就想到翻船、海难和地震。“在船上，船长会把您安排在最高的地方，不给吃的，然后把您赶到荒芜的岸上。”朋友们多次这样对我说，你们也说过，还记得吗？“为什么船长要这样对待我？”我问。“您只要坐的姿势不合他的意，走的样子不符合要求，或者在不该抽烟的地方抽烟了，那就有您的好看。”“我会循规蹈矩的。”我简单地回答。但是，朋友们并不罢休，七嘴八舌地吓唬我：“在家里，您习惯了夜里坐着不睡觉，然而在船上太阳一落山就得把所有的灯全熄

① 库珀(1789—1851)，美国作家。

了。”“加上那里的喧闹声、碰撞声，还有那难闻的臭味和刺耳的叫喊声，您受得了吗？”“您会堕落成酒鬼的，船上淡水很少，多数喝朗姆酒。”马上又有人附和：“对啊，他们一桶一桶地喝。我亲眼看见的，我在船上呆过。”一位老太太忧伤地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一再劝我最好走陆路环游世界。还有一位聪明、可爱的小姐，在我到她家向她告别时，她竟哭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和她见面机会不多，一年才三次，有时也可能三年也见不到一次，她也许没发现，我这次环球旅行也只需三年时间。我问她：“您哭什么啊？”她擦着眼泪说：“我为您感到惋惜。”“您感到惋惜是因为我虽然是一个多余的人，但毕竟还是一个消遣品，是吗？”“您为我的消遣做了许多事吗？”我不知所措了，她究竟为什么哭呢？她接着说：“我感到惋惜的，仅是因为您将去的是莫名其妙的地方。”我这下生气了，原来人们是这样看待旅行者令人羡慕的命运的！我对她说：“现在我明白了，您的眼泪是妒忌的眼泪，您惋惜的是，我有幸到我们中谁也没去过的地方，我能看到许许多多在这里难以想象的奇妙景象，在我面前正打开一本大书，而有的人连这本书的第一页也没看过……”我说话时尽量用委婉的语气。“够了。”她伤心地说，“这些我都懂，但是读这本书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您想一想，等待您的是什么？您将要忍受多少磨难？您将错过多少机会？我为您，为您的命运惋惜，所以我哭了。不过，您是不相信眼泪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是为您而流泪，我只是想哭而已。”

出外旅游的念头使我如痴如醉，我漫不经心地、轻巧地回

答所有的预言和警告,反正这些离我还远得很呢。我早就向往着这次旅行,小时候,老师告诉我如果从某一地点出发不停地向前走,就会从这一地点的另一方回到原地。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幻想有一天我从我的出生地,伏尔加河右岸动身旅游,最后从河的左岸回到家,我渴望到老师在地图上指点过的赤道、南极和北极、南北回归线等地方去。但是,后来我读了一些探险家的故事和奇遇,我又犹豫了。毕竟是孩子啊。一个在陆地上出生、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男孩听到水手生涯中经常遇到的各种险情和灾难,害怕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的心理逐渐消失,心中充满青春活力,脑海里保留的净是热带森林、蓝色的海洋、美丽多彩的天空。

记得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不,我想去的不是巴黎,不是伦敦,甚至也不是意大利,尽管您,我的诗人,曾经那么动情地歌颂它。我想去巴西,去印度,去那美妙的地方,那里太阳赋予石头生命,同时又能使一切碰到太阳的光芒就变成石头,那里人们不用播种就能采摘果实,那里狮子到处寻觅食物,蛇在匍匐爬行,那里永远是温暖的夏天,我想去上帝明亮的宫殿看看,那里的大自然景色像印度的流浪舞女一样充满激情,在那里生活感到烦闷、恐怖但又令人陶醉,那里现实比幻想更有魅力,一切让你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那奇妙的远方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虚幻神奇;引得幸运的人们来来往往,回来后绘声绘色地介绍各种见闻,像孩子一样谈论世界上的各种奥秘。终于出现了一个人,一个聪明人、诗人,他揭开了这些地方的神秘面纱。他带着指南针、铁

锹、圆规和画笔，深入到布满石头的荒芜之地和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使那里开始有了生机、理智和经验，他用智力的力量给成千上万的人指引了道路。“宇宙！”我比以往更渴望亲眼看看这朝气蓬勃的宇宙。我想：“我真想像小孩那样向这位聪明人伸出我的双手，仔细聆听他的故事，如果我能听懂一点点，我就算得上有学问的人了。”但是这个愿望也和其他的一样渐渐淡薄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逐渐显得单调、暗淡、无聊。做事、读书、看戏，都使我感到提不起劲，热闹的聚会和朋友的交谈，也同样使我感到没意思。

突然，我少年时代的幻想又复苏了，我又回忆起早已忘却的环球旅行的英雄们。我也要去环球旅行了。只要一想到我要去中国、印度，要横渡海洋，踏上荒无人烟的海岛，看看那些珍禽异兽，我就快活得发抖，我的生活不再庸庸碌碌，不必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奔波。少年时代的一切向往和希望，又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盼望着快点，快点上路。

但是，当我决定要外出旅行时，我深深地感到事情的重大，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出发时刻愈来愈近，我的美好向往却变得不那么令人神往，业绩的需要胜过想象，我的力量有所衰退，神经的承受力也下降了。我开始羡慕留下的人，当旅行计划出现某些障碍时，我感到高兴，我自己也夸大各种困难，寻找借口留下不走。可是，老是和我们的愿望作对的命运，这次却好像承担了帮助我们的任务。人们，甚至是陌生人，好像事先约好似的，都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我成了我想斗争的牺牲品，弄得疲惫不堪。“我到哪儿去呀？我这是

干什么呀？”在别人的脸部表情中，我仿佛看到他们内心的这些疑问。他们的同情，使我感到害怕。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别人把家具、写字桌、安乐椅、沙发搬出我家，看着房间变得空荡荡的。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要放弃这一切？要换取什么？

我的生活不知怎么的分成了两半，或者说，仿佛我突然得到了两个生命，我分别处在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中我是一个身穿官员的燕尾制服、胆小怕事的懦弱小官，上级的目光都会使我胆战心惊。我整天与几十名和我差不多的文官关在屋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一名新的海上冒险家，头戴草帽、身穿白麻上衣、嘴里嚼着烟草，在广阔的海洋里乘船到遥远的、风云莫测的科尔希达，去寻找神话中的金羊毛。在第一个世界里我是编撰报告、公函和规章的文官，而在这里我是讴歌者，虽然按职务，只是航行的讴歌者。怎样从一个世界转变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呢？怎样用航海家的毅力取代小官员的怯懦和俄国文学家的冷漠？怎样才能用水手的粗犷替代城市人的柔弱？我可没有另一副身子骨，也不具备新的动力。现在，习惯了在城市闲逛的我突然要到赤道，从那儿到南极，再从南极到北极，跨越四大洋五大洲，然后再回家……现实像乌云一样愈来愈严峻。每当我仔细分析未来的旅行时，我心里就有点儿发毛。我想到我会晕船，要忍受气候的变化、热带的炎热、疟疾的侵扰，会碰到猛兽、野人、暴风雨的侵袭。尽管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朋友们的各种警告，有十分感人的，也有十分可笑的，但是恐惧的情绪令我日夜不安。有时候，我仿佛看见我

们的船被暴风雨击得粉碎，散落在悬崖下方，落水的人用他们疲惫不堪的双手拼命抓住一块光滑的石头；有时候，我梦见我抱着一块轮船的碎片，被抛到一个孤岛上，饿得奄奄一息……我惊惶失措地醒过来，吓得满头大汗。无论轮船有多么结实，结构多么适应海洋的情况，它毕竟只是由木片、篮筐等组成，它总在嘲笑人类的力量。我担心，我的体质经受不了严峻环境的考验，过惯了平静生活的我，适应不了需要不断斗争的漂泊生活。我怀疑，我的胸怀是否能容纳这突然膨胀起来的世界？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勇敢果断的决定啊！我将从哪儿汲取力量来领悟这么多感受？当这些“贵宾”涌进心灵时，主人是否会不知所措？

我尽量打消自己的疑虑，稍稍振作起来。我想起了这已不是令人疑惑和恐惧的麦哲伦^①通道。站在甲板上眺望远方的已不是满腹疑团的哥伦布^②、瓦斯柯^③等人的傲慢形象，而是穿着蓝色上装、皮裤，满面红光的英国领航员，及佩戴着优秀服务奖章的俄国航海长，他们为轮船指引方向，并准确无误地预测轮船到达的日期和时刻。文学家在水手中间冷漠地打着哈欠，懒洋洋地望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想象着：巴西的旅馆好不好？桑德维肯群岛上是否有洗衣房？在澳大利亚使用什

① 麦哲伦(1481—1521)，著名航海家，葡萄牙人，他领导的探险队首次完成了环球航行。

② 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

③ 瓦斯科(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8年发现了绕过非洲南端到印度的海上航线。

么交通工具？别人告诉他，旅馆非常好，桑德维肯群岛上什么都有：德国的医院、法国的大宾馆、英国的黑啤酒，总之，除了野人，应有尽有。在澳大利亚有四轮轿式马车和各种专用小车；中国人开始穿爱尔兰麻布做成的衣服；在东印度人们都讲英语；许多美国的野蛮人走出森林，涌入巴黎和伦敦，要求在那里上大学；在非洲，要费好大劲、花许多钱才能走到盘蜷着的大蟒蛇中间，或是狮子、老虎的爪子下；中国长时期闭关自守，但是这个老朽的箱子被火药炸开了；欧洲人在废品堆里掏出一些他认为合适的东西，修复一下，又拿出去卖了……再过若干时候，就不会有任何奇迹、秘密、危险和不便。海水将变成淡水，离海岸五俄里的地方就能吃到用新鲜蔬菜和野味烧出来的菜肴，在赤道附近可以吃到俄国的大白菜和罗宋汤。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很快地拉近，从欧洲到美洲近在咫尺，据说，只要四十八小时就可到达。这一切当然都是胡编乱造，但却是现代的胡诌，它预示未来航海事业的巨大成就。

快点，快点出发吧！远航的诗意正一天一天地，不，一小时一小时地淡薄。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海上冒险家，我们回来的时候，也许还能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羡慕。

恐惧像梦幻一样消失了，辽阔的海洋和从未体验过的喜悦吸引着我前进。我轻松地呼吸新鲜空气，南风拂面吹来，蔚蓝色的天空和水面令人陶醉。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像幽灵般出现了：同胞和社会都在关注着航海者，在他们面前，有文化的旅行者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赴日本的考察团不是一支针，藏不住，丢不了。作家要想瞒着大伙儿，悄悄地到意大利